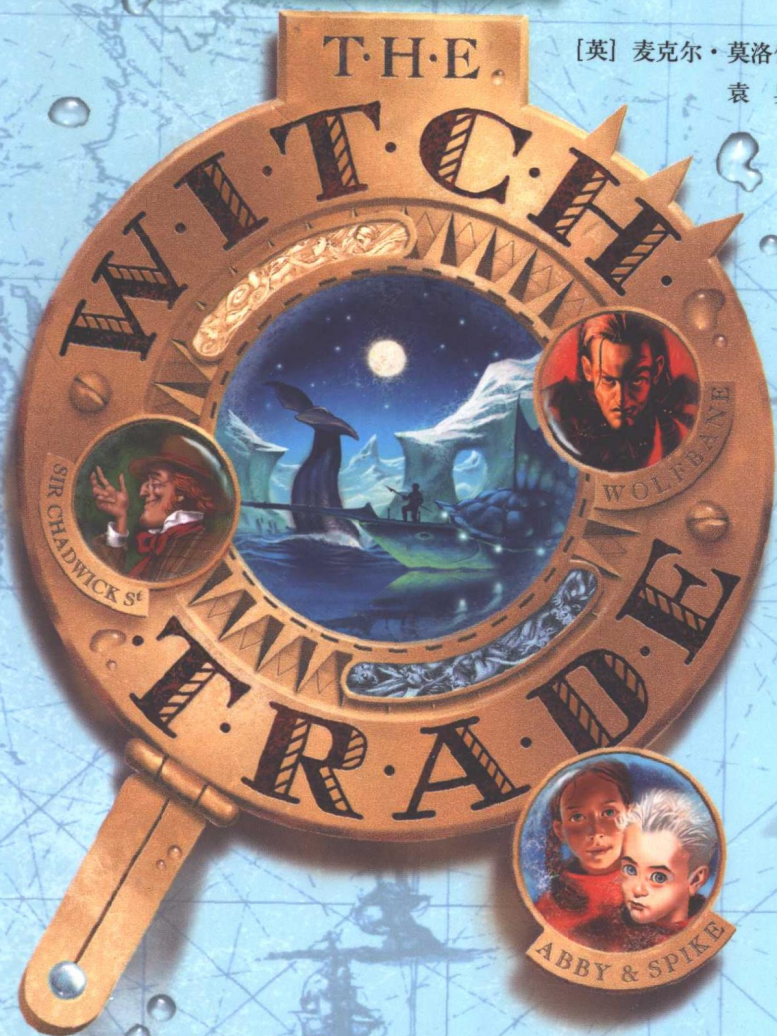


黑夜巫师系列

[英] 迈克尔·莫洛伊 著

袁异 译



墨尔多克的诅咒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黑夜巫师系列



[英] 麦克尔·莫洛伊 著
袁 异 译

MOERDUOKE DE ZUZHOU

墨尔多克的诅咒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2001 under the title The Witch Trade by The Chicken House, 2 Palmer Street, Frome, Somerset, BA11 1DS

Text copyright © Michael Molloy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1 David Wyatt

The Author/Illustrator has asserted his/her moral right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负责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尔多克的诅咒/(英)莫洛伊(Molloy, M.)著;袁异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 2004. 8

书名原文: The Witch Trade

ISBN 7 - 80679 - 543 - X

I. 墨… II. ①莫…②袁…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2017 号

责任编辑: 孙利冰 美术编辑: 小 璐

责任校对: 蒋强富 责任监印: 梁任岭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6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北京中铁建印刷厂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 000 册

定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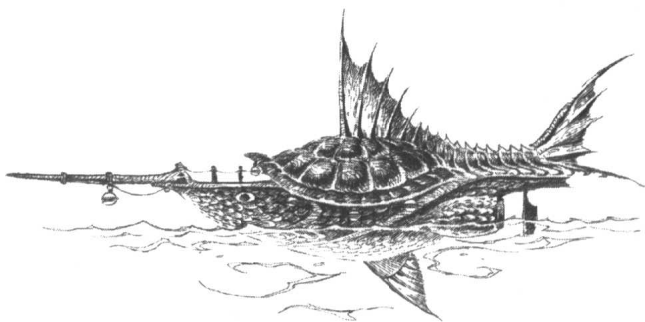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 - 5864694 5863291

目 录

第一章	神秘的大鸟	1
第二章	灯塔里的陌生人	10
第三章	神秘的礁湖	20
第四章	亚特兰蒂斯船的秘密	28
第五章	准备去探险	43
第六章	开始探险旅程	47
第七章	黑夜巫师的老巢	53
第八章	危险的使命	61
第九章	飞入险境	65
第十章	黑夜巫师的法庭	68
第十一章	不像首领的首领	80
第十二章	光明巫师的困境	86
第十三章	会见光明巫师首领	93
第十四章	重获能量	100
第十五章	墨尔多克的传奇	105
第十六章	好戏上演	120
第十七章	揪出叛徒	132
第十八章	船长被绑架了	139

第十九章 进入未知世界	148
第二十章 失落世界的诱惑	151
第二十一章 魔术大师的到来	158
第二十二章 重返斯佩乐	166
第二十三章 舰队出海	174
第二十四章 会思考的亚特兰蒂斯船	178
第二十五章 驶进冰雪穹顶	191
第二十六章 进入冰柱	200
第二十七章 俘获飞艇	203
第二十八章 心灵相通	212
第二十九章 重拾记忆	219
第三十章 进攻计划	229
第三十一章 采捞冰晶的奴隶们	234
第三十二章 城堡里的战斗	241
第三十三章 邪恶的缩小器	248
第三十四章 湖底怪兽	252
第三十五章 海上决战	260
第三十六章 胜利舞会	270



第一章 神秘的大鸟

遥远的海边有一个叫做斯佩乐的小镇，人们在英格兰地图上从来都找不到它。艾比·克洛文和她的露西姨妈、本姨父，还有她的好朋友斯派克就住在这里。

露西姨妈和本姨父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本姨父在一个舞蹈乐队吹法国号，而露西姨妈在伦敦当老师。他们现在一起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就在小镇广场旁边，一条弯弯曲曲地通向港口的鹅卵石路的尽头。

艾比家拥有这家杂货店已经一百多年了。从外面看来杂货店并不大，但外表掩盖了它的实际大小。像斯佩乐镇大多数房子一样，杂货店如村舍一般大小。房子表面刷着白石灰，窗户上镶嵌着厚厚的小块绿色玻璃。

走进屋子，是一个铺着橡木地板的大房间，四处散发着香料的气息。一个长长的柜台后面，是一层层的货架。抬头看去，一卷卷的绳子、古旧的船灯，还有各式各样的工具挂



在横梁上。房间里堆放着一层层的铁桶、纸箱、除草机、老鼠夹子、一卷卷的布料、水手刀、斧子、一盒盒的书写纸、一罐罐的油、沥青纸……数不尽的东西。无论顾客需要什么，露西姨妈似乎总能从什么地方把它找出来。

艾比的爸爸妈妈是探险家，几年前他们去远方航行，再也没有回来。自从他们离开以后，艾比就一直住在杂货店楼上。

在搬去和姨父、姨妈一起住之前，艾比的家在小镇旁的小海湾上一座古老的灯塔里面。艾比的父母没有回来，露西姨妈和本姨父就把她家租给了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

虽然姨妈和姨父都很爱艾比，但她还是深深地想念着爸爸和妈妈。她心里埋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无论时间怎样一天天过去，她希望总有一天还能再找到他们。

斯派克是从海上漂来的一个弃儿。除了他，斯佩乐镇就再没有其他的孩子了。尽管如此，艾比在小镇上的大多数时间还是很快乐的。

很久以前，镇上还有很多其他孩子。艾比至今依然能够回忆起他们的笑声和小时候看他们玩的游戏。

那是一个春天，艾比的父母外出探险去了。这一天镇上所有的孩子都被邀请出海航行，艾比也为这次航行企盼了好几个星期。那天早晨，她站在杂货店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姨妈，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双脚不停地蹦来蹦去。这时候，



她突然发现一只大白鸟正在街对面的拐角注视着她，和她目光相遇之后就赶紧躲到墙后去了。

艾比好奇地穿过鹅卵石小街，从窄小的街道往上看，大鸟就在她前面蹒跚而行。过了街角，艾比有些犹豫，这时大鸟回过头来，抬起一只翅膀，仿佛在向她召唤似的。

于是艾比一路小跑跟了上去，可大鸟总是在前方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跑到山顶最后一座房子的时候，艾比听见山下传来露西姨妈呼唤她的声音。她回身向码头上望去，镇上的孩子们正在排队登上一艘单桅帆船，马上就准备出发了。

艾比使出浑身力气飞快地朝山下跑去，但是已经太迟了。等她和露西姨妈赶到码头的时候，帆船已经离开了港口。

艾比和姨妈伫立在码头上，目送着帆船渐渐远去。这时候，刚才的那只大白鸟从空中俯冲下来，在她们头顶上盘旋了一圈，然后向海上飞去。

“别生气，亲爱的。”露西姨妈和蔼地说，“我陪你玩会儿游戏，等其他孩子们回来。”

艾比把手搭在眼帘上远远望去，大鸟已经在空中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白点。“露西姨妈，”她问，“那是什么鸟？”

露西姨妈四下望去，却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想是海鸥吧。”她回答说。

“不对，”艾比说，“是刚才在我们头顶上飞的那只大



鸟，要比海鸥大多了。”

“我没有看见什么大鸟呀。”露西姨妈一边往杂货店走一边说。

就在当天晚上，一个可怕的消息传到了小镇上。海上发生了风暴，帆船连同船上的所有人一起失踪了。从那以后，小镇上很少再有孩子的笑声。

除了住在灯塔里的陌生人，艾比再也不知道有其他从外地到斯佩乐镇来的人了。对外人来讲，这里最吸引人的应该是镇上的花园。

有的花园就像农场，小鸭和小鸡在园里叫个不停；还有的地方喂养着奶牛和山羊，小猪在芳香的干草堆里拱来拱去。斯佩乐镇上的猪都是特殊品种，人们称之为“可爱的小粉猪”，因为和其他的猪不一样，他们的小窝都散发出一种像野生石南花一样的香味。

这么多花园让镇上到处都弥漫着鲜花的芬芳。虽然花园各不相同，小镇的居民们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除了艾比、露西姨妈、本姨父和斯派克之外，镇上的所有居民，无论高矮胖瘦，都长着一张红红的脸庞和有如矢车菊般湛蓝而深陷的眼睛。

镇上的女人们喜爱身穿色彩艳丽的外衣。男人们则穿着水手衫，把裤腿扎到水手靴里，显得有一点怪异，因为他们从来就不下海。港口里最后一艘船就是带着镇上的孩子们一起失踪的那艘单桅帆船。



从来就没有人想过要离开斯佩乐。镇上的街道特别狭窄，也没有汽车。但居民们都觉得在斯佩乐就可以找到很多事情做。

艾比的本姨父组建了一支小镇乐队。海尔亚德太太在她的奶牛场上开办了图书馆。每个星期六晚上，市政厅都举办舞会，所有的人都会去参加。

市政厅是斯佩乐最重要也是最宏伟的建筑。它用玫瑰色的砖砌成，墙上装饰着白色的石头。门前的几级台阶两侧耸立着高高的柱子，映衬出后面雕花的橡木大门。

艾比和斯派克没有上学。自从镇上的居民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以后，校舍就变成了一家谷物商店。离他们最近的学校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艾比和斯派克只好在家学习。

露西姨妈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长着一个狮子鼻，鼻子上还点缀着少许雀斑。她长着耀眼的金发，身材苗条，但又因为经常帮助本姨父搬动那些沉重的大桶和箱子而练就出结实的身段。

从家里的照片上，艾比看得出来她的妈妈和露西姨妈简直是长得一模一样，惟一的区别就是露西姨妈鼻梁上架着的那副小眼镜。

本姨父非常健壮，长着水桶般粗壮的胸脯，身材高大。他有着棕色的眼睛。至于他的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吹法国号让它变成现在这么大的。大鼻子下面长着一道浓密的八字胡，艾比还小的时候，本姨父经常让她用小手抓住他的

胡子，把她从地上吊起来。

斯派克是一个长相有些古怪的男孩子。他和艾比年纪相仿，却和艾比截然不同。斯派克的头发又厚又密，皮肤雪白，淡蓝的眼睛几乎和冰的颜色一样。他颧骨凸出，总是把下巴抬得高高的，就像是受过训练故意要这样似的。他的个子和艾比一样高，但因为他总是站得笔直，有时候他就显得更高。

艾比的鲜栗色的头发梳成了马尾辫，浓密的眼睫毛微微上翘，双眼如月桂般碧绿。她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了小麦色，脸颊红润得像熟透的苹果。她的脸显得有些长，还继承了妈妈的狮子鼻。大多时候她都表现得很严肃，但当她露出笑容的时候，人们总会同样报之以微笑。





斯派克和艾比是好朋友。他们甚至比大多数兄弟姐妹相处得还要好。大多时间他们都在户外活动，在码头上钓鱼，在附近的海湾游泳，或者在斯佩乐山上的树林里玩。在比赛中，他们总是各有胜负。

如果第一天有谁在从鹅卵石小路跑到悬崖顶的赛跑中获胜，或者是爬树爬得更快，那么第二天，比赛的结果就可能恰恰相反。他们几乎总是势均力敌，只有一个项目除外：艾比虽是个游泳好手，但是在海里斯派克却像海豹一样敏捷。即使在冰冷的海水中，斯派克也同样如鱼得水，屏气的时间长得惊人。

艾比总是不知疲倦，她行动敏捷，对各种东西都充满了好奇，很难静下来；斯派克就明显要安静得多，他思考的时候，在外人看来都不像一个孩子，而更像一尊雕塑。

艾比对穿着从不在乎。很久以前露西姨妈就不得不放弃了让她注重打扮的努力。她经常穿着帆布短裤和渔民的暗红色工作装。斯派克更喜欢蓝色衬衣和短裤，无论天气多冷，风有多大，他也从来不穿外套。

艾比和斯派克只有彼此这个小伙伴，所以他们之间很少吵架。即使他们真的发生了争吵，斯派克也总是逗得艾比大笑，两人的争吵往往也就此结束了。

斯派克很少开玩笑，但是他干巴巴的话甚至让大人们都忍俊不禁——而且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总是一本正经。

“这孩子的幽默能把海龟都逗乐。”本姨父说。这样的



评价总让艾比感到很高兴，对斯派克的夸奖就好像是对她自己的夸奖似的。

事实上，斯派克还没来到斯佩乐镇的时候，艾比觉得很孤单。现在她真难以想像，如果没有斯派克她该怎么办。

对斯派克来讲，他总要在各种各样的比赛中和艾比一争高下，从不因为艾比是个女孩子就对她礼让分毫——除了在海里游泳之外。虽然他表面上装得很漠然，实际上他总在好好看护着艾比，不让她发生任何危险。

本姨父是去年在一场大暴风雨之后的清晨发现斯派克的。当时他正筋疲力尽地躺在海滩上，只穿着一条用一种怪怪的、滑滑的布料做的游泳裤，连本姨父和露西姨妈都不认识这种布料。

他手里还攥着一样东西，姨父姨妈说那是穿索针，水手们经常用它来连接缆绳。这东西外表看起来很像短粗的拨火棍，但却是用特别硬的木头做成的。

本姨父用一块防水布把斯派克包起来，抱着他回了杂货店。斯派克在昏睡中度过了两天。开始他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把他怎么办，后来露西姨妈终于决定，还是让斯派克留下来跟大家在一起更好。

刚开始的时候，斯派克有时会说出一种奇怪的语言，听起来像滴答和口哨的声音。他一直把陈旧的穿索针紧紧抓在手里，连本姨父都拽不出来。“正因为这个，我们就叫他斯派克（注：‘斯派克’英语意为穿索针）。 ”本姨父每次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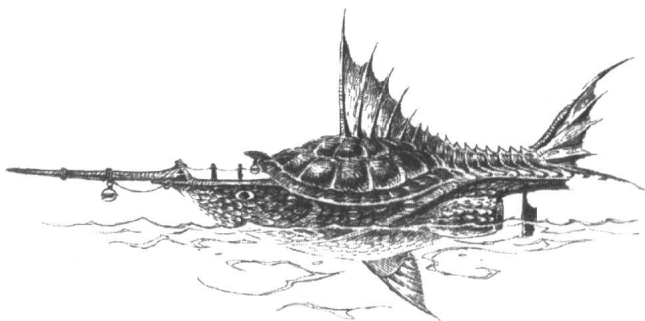
起这个故事都这么说。

最后斯派克终于醒了过来，他再也不会说梦里的那种语言了，也不记得来到斯佩乐之前发生的一切。

露西姨妈常常夸奖斯派克是个聪明的孩子，学什么都学得很快。然而他最热衷的还是游泳，无论刮风下雨，几乎每天他都要约艾比一道去游泳。

他们总是去小镇边上高高悬崖下的那个海湾，海湾上耸立着艾比曾经住过的那座灯塔。最近，她发现租了她家灯塔的那个陌生人常常在阳台上注视着他俩的一举一动。

她从来没有在镇上见过这个陌生人，很想去问问露西姨妈这个人的来历，但却又总是不知不觉忘问了。



第二章 灯塔里的陌生人

这是十一月一个起风的下午。艾比和斯派克游完泳，决定顺着海湾的小路爬到悬崖上去。斯佩乐的天气通常总是风和日丽，但今天的天空却显得有些昏暗，他们刚到悬崖顶上就开始下起了雷雨。闪电不时在天边撕开一道道裂缝，引得艾比向空中望去，就在这时，她突然脚下一滑，扭伤了脚踝。

她拼命挣扎着想往前跳，但是脚上的剧痛却让她难以忍受。艾比正想让斯派克下山去找人帮忙，灯塔里的陌生人在悬崖顶上出现了。

“坚持住。”陌生人用低沉的声音喊道。他一把抱起艾比，急忙沿着小路往山下跑去。陌生人个子很高，面容憔悴，船长帽下面露出一缕铁灰色的头发。铜纽扣的厚呢水手短大衣和灰色渔民毛线衣下隐隐现出他有些瘦削的身躯。他穿着灰色束身裤，裤腿扎进黑色高筒水手皮靴里。

他的脸又瘦又长，肤色很黑，上面的褶子多得像块老橡树皮。他对艾比微笑的时候，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浓黑的眉毛在他的大鹰钩鼻上异常突出，一条细小的白色伤疤从左脸颊一直延伸到下颌。



陌生人冒着瓢泼大雨，抱着艾比一直跑到灯塔门口，斯派克紧紧跟在他身后。“快点，孩子，替我把门打开。”陌生人用嘶哑的声音说。

斯派克迟疑了一下，陌生人又开口了——这次他用斯派克曾经说过的类似滴答和口哨声的怪异语言重复了一遍。斯派克立刻露出了笑容，按他说的打开了大门。

他们走进灯塔，艾比还记得那个很大的旋转铁楼梯，一直通到楼上过去用来放置航标灯的地方。陌生人毫不费力就



把她抱到楼上，来到一个宽大的圆形房间里。现在这里装饰得简直就像船上的船舱。

屋子里有一张吊床，几个水手用的包铜的大箱子，古旧的航海仪器，几把鱼叉，一些装在玻璃瓶里的模型船，一把用曾经长满树瘤又被海水磨平的漂流木做成的大椅子，还有一张古老的世界海图贴在石头墙壁上。陌生人把艾比放在其中一个箱子上，然后轻声问：“孩子，你扭伤的是哪只脚？”

艾比伸出受伤的左脚，陌生人用双手捧起了她红肿的脚踝。他的手坚硬而粗糙，但感觉却非常温暖。过了没多久，艾比就觉得疼痛减轻了。

“你再试试。”按照他的要求艾比试着站了起来，奇怪的是，她的脚居然好像完全恢复了一样。

“非常感谢……先生？”她说。

“斯塔莱特，亚当·斯塔莱特船长，我是从布莱特镇来的。”他回答道。

“布莱特镇在什么地方？”斯派克问。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回答道，言语中带着哀伤，“本来在新英格兰。”

“新英格兰！那是在美国吗？”艾比问。

“你说对了，小姑娘。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阿比盖尔·克洛文，大家都叫我艾比。”

“啊，很高兴见到你。”他突然笑着说。